

第六章 明代醉生梦死的温柔史

一、朱元璋在繁忙的军务中也不放过女人

朱元璋与郭子兴的小妾共赴巫山

中秋佳节 ,明月如镜 ,郭子兴亲自率领军队 ,到元帅府中邀请元帅到王府来 ,庆赏闭团圞。元璋见了请帖 ,不敢拖延 ,便带了两个亲兵 ,叫沐英不要出去闲逛 ,自己急急忙忙地随了卫从 ,来到了王府中。子兴迎接住他 ,寒暄了一会儿 ,便邀请元璋到后堂饮酒。两人一杯杯地干了起来 ,看着一轮红日西下 ,光亮皎洁的玉兔 ,已经于东方升起。子兴吩咐将筵席摆到花园中去 ,边欣赏美丽的月色 ,边与元璋举杯对饮。酒过几巡 ,子兴已经有几分醉意 ,于是面带笑容对元璋说 : “如此美丽的月色 ,咱们饮酒赏玩 ,实在没有辜负这美丽月色。可是现在跟前缺一个美女 ,这样似乎觉得有点寂寞。”元璋也笑着回答说 : “世上似乎没有完美的事情 ,有了这个 ,又会缺那个。”子兴大

笑道：“你想瞧瞧嫦娥吗？咱们府中有的是呢！”说着掉头向一个侍女做了个手势，那侍女便走进了去了。

过了半晌，只听得弓鞋声细碎，环佩声叮咛，盈盈地走出了两个美人儿。未见其人，先闻见其香气了。子兴见了，便大声嚷道：“嫦娥下凡了，快来给咱们斟酒！”两个美人听了，都莞尔一笑，分开立在了两边，一个侍奉着子兴，另一个来为元璋斟酒，慌得元璋赶忙站起来说：“不敢。”那美人掩了樱唇笑个不止。元璋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子兴微笑道：“咱们是心心相连，就像一家人，为何要避嫌呢？”元璋见说，虽不是特别拘束，但是终究不敢放肆。月色惭惭地西斜了，可是子兴也不问元璋怎样，竟然搂抱着那美人，时而亲嘴，时而嗅鼻子，咂舌摸乳，当筵温存起来。凡诸丑态怪状，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元璋正逢壮年，又不是受戒的和尚，眼见子兴和那美人开心地调笑作乐，酒后岂能不动心？再看看旁边的美女，长得花容玉肤，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特别勾人，另外她又穿着紫色的薄罗衫子，在月光的映衬下更觉飘飘欲仙。元璋这时酒意也来了，忍不住伸手去捏那美人的纤腕，只觉得柔软滑腻，触手让人心醉，那美人儿见朱元璋捏着她的玉腕一直不放，想缩回去，于是用劲一拉，元璋手一松，那美人儿差点儿跌倒了，元璋慌忙扶住她，但是将一把酒壶抛在地上，那美人已经笑弯了腰，一时站不起身来。子兴见元璋醉了，命侍女们掌起一对纱灯，将元璋送到东院里去休息。自己拥着两个美人，踉踉跄跄地进内院了。

元璋傻傻地瞧着他们走了，只好与侍女向东院走去，可是心中实在舍不得离开那美人儿，一步三回头。等到进了东院，

见院中陈设极为讲究。陈列在桌上的古玩书籍 ,琳琅满目 ,既华贵又清幽。连那张炕上 ,也铺着绣毯锦褥 ,芳香四溢。元璋问那侍女时 ,才知道这个东院是内室之一 ,从前有一位山右美人住在这儿。子兴喜爱她的艳丽 ,经常到东院里来住宿 ,后来子兴的妻子把那山右美人送回山右本乡去了 ,因此这东院始终空着没人住。子兴偶尔想起那美人时 ,就独自一人到东院里来徘徊叹息一会。元璋命令侍女把灯点燃 ,让她把门虚掩了 ,自己倒在炕上 ,感觉到褥子的柔顺温馨 ,这样的感觉以前从未有过。只是他在炕上 ,心却想着那美人 ,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侧耳听见更漏 ,已经不早了 ,他便硬闭了双眼 ,勉强睡去。

睡得正朦胧 ,突然一股香味儿扑鼻而来 ,令人心旷神怡 ,不觉又睁开眼来 ,只见一位温香软玉的美人儿睡在自己的身边。元璋顿时大吃一惊 ,连忙仰起半个身体 ,借着灯光看那美人 ,发现原来是席上那个穿紫衣替自己斟酒的美人。元璋乐不可支 ,不禁心花怒放。不久却又自责道 :“王爷对我不错 ,他府中的姬妾私自到来 ,俺应该正色拒绝她 ,那才算对得住他 ,怎能糊里糊涂地干那昧心事呢 ?”元璋想到这些 ,就像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 ,刚才的欲望一下子没了。但美人身上的异香阵阵钻入元璋鼻中 ,又将他这颗心牵动了。他又仔细看那美人时 ,只见她香唇微启 ,杏眼带醉 ,粉脸上微现桃红 ,更加显得玉骨冰肌 ,娇媚艳丽。元璋越看越喜欢 ,一时不能自制 ,悄悄地伸手抚摸美人的粉颈 ,那美人翻一个身 ,脸对着元璋呼呼地又睡着了。不说别的 ,单说她那轻微的呼吸 ,一种口脂香迎面吹来 ,的确让人难忍耐。试想一个壮年男子同一位妩媚的

美人并头而睡 ,就是铁石人儿 ,恐怕也会生凡心哩。元璋那时把名分声誉之类 ,已不知抛到哪儿去了 ,竟然抚摸美人的酥胸 ,为她轻解罗襦。那美人醒来 ,睨了元璋一眼 ,仅用一条香巾盖住粉脸 ,好似很害羞 ,很快双双就同入了巫山云梦。

一刻千金 ,美好的夜晚太短了 ,红日冉冉升起于东方。元璋问那美人的名字和为什么过来陪他。那美人听完 ,横着秋波 ,莞尔一笑说 :“俺是王爷府中第一个宠姬樱桃 ,你没有听说过吗 ? 因为昨晚是良辰佳节 ,害怕你一个人觉得寂寞 ,因此不避男女之嫌 ,偷偷地来陪你了。”元璋听了 ,不禁大笑道 :“我真是太幸运了 ,逢着你这样一个感情丰富的美人。”樱桃没等元璋说完 ,早已扑簌簌地泪流而下 ,元璋慌忙问道 :“有什么心事 ,尽管跟我说好了 ,我会尽力去帮你解决。”樱桃这才回嗔作喜道 :“我身被掳掠 ,充做府中的侍妾 ,远离父亲 ,他不知我的消息。如果你能念在我们昨晚一夜的恩爱 ,助我一臂之力 ,死了也无悔。”元璋点头说 :“这事得慢慢地想办法解决。你放心好了 ,我决不会辜负你的。”樱桃便在枕上道谢。

两人正在我爱你怜、十分温存的时候 ,忽然听见靴声橐橐 ,有人进东院来了。元璋和樱桃惊慌不已 ,那人已经推门而进了 ,元璋抬头瞧时 ,看见来的不是别人 ,恰是濠南王郭子兴。元璋此时极为愧疚 ,急急忙忙起身下炕 ,红着脸立在一旁 ,一句话也说不出 ,那樱桃躲在被里全身颤抖。子兴见了这种情形 ,没有发怒 ,只对元璋微笑着说道 :“你和小妾既然如此相爱 ,咱就做个人情 ,给你们完婚怎样 ?”说完 ,就让樱桃起来 ,到里面收拾好该用的东西 ,派一乘轿子过来 ,送樱桃到元帅府里去 ,又叮嘱樱桃道 :“你去了那儿之后 ,不能像在我这儿了 ,得

精心地侍奉朱将军 ,不要辜负我的一片诚心。”樱桃含泪称谢 ,悄悄地登轿去了。元璋看到子兴如此的慷慨 ,真是既感激又惭愧 ,当下和子兴闲谈了几句 ,然后告别了子兴 ,回到元帅府里。走进内堂 ,樱桃已挽着侍女 ,妩媚动人地迎了出来。两人都遂了心愿 ,当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

元璋与阉氏一夜绸缪情深似海

元璋得了江州 ,发布告示要百姓们不要惊慌 ,并且打开了江州的粮仓 ,把粮食分给贫民。城内城外 ,欢声大震。那时廖永安绑了友谅的家属来见元璋 ,元璋检点人口 ,见大小共是七人。当下传令友谅的妻子罗氏上来。元璋拍案道 :“你夫屡次率兵抗我 ,现虽兵败身亡 ,但还有余辜 ,你既然已经被我所俘 ,还要说什么 ?”说时回顾左右 ,取过乱兵所得的友谅首级 ,给罗氏验看。罗氏看了 ,便倒在地上 ,她哭着说 :“妾夫已死 ,我也不想活了。但是先夫还留下一些后代 ,希望明公垂怜见赦。”元璋大怒道 :“友谅还配有种吗 ?”罗氏大声回答说 :“妾等身为俘虏 ,生死由你来决定。我小时候曾读过诗书 ,只知道统天下者 ,不会罪人妻孥的。”元璋点头回答说 :“此话不无道理。”于是让左右将罗氏等带下去 ,听她自便。

元璋正在吩咐着时 ,沐英领着一个女子进来了。沐英说她是友谅的爱姬阉(濠)氏。女子见到元璋之后 ,泪流满面 ,扑地跪下地去。元璋命令她抬起头 ,细细看她 ,只见其芳容惨淡 ,愁眉紧锁 ,悲戚中现出妩媚来。元璋便笑着问 :“你就是友谅的爱姬吗 ?”那阉氏轻声地应了一下。元璋道 :“今年你多大了 ?”阉氏将粉颈低着只说了一句 :“十八岁。”那玉颜上不时泛

出一朵朵桃花来 ,似乎非常羞涩。元璋笑着说 :“这女子也挺可怜的 ,我就帮她一把吧 !”说着朝沐英等笑了笑 ,又对那阎氏说 :“现在将你暂时留在这儿 ,你是否同意 ?”阎氏听了 ,垂着头一声不吭 ,那眼泪如断了线的珍珠 ,滚滚地直垂到了衣襟上 ,又像经了雨露的梨花 ,在那儿迎风飘荡着。元璋看了觉得她更可怜了 ,于是命令侍女们领着阎氏到了后堂。元璋跟随在后面 ,亲自安慰阎氏说 :“如今友谅已丢了首级 ,你这样一个伶仃弱女 ,将来怎么办呢 ?”阎氏被元璋这样一说 ,不禁呜咽地哭了起来。元璋急忙走了过去 ,轻轻地搂抱着她的粉颈 ,凑上鼻子去轻微地嗅了嗅 ,觉得阎氏的肌肤滑腻莹洁 ,但又不同于樱桃。于是不禁把阎氏向膝上一拥 ,一手提了罗巾 ,为她抹去眼泪 ,边笑边对她说 :“你可别太悲伤 ,有什么事 ,我都可以给你做主的。”阎氏听了 ,含着眼泪回答说 :“贱妾本来是一朵残花 ,经风雨相摧 ,只是奄奄一息了。自顾是蒲柳之质 ,蒙公垂爱 ,此生誓当以身相报。只希望公念着今晚的恩情 ,将来莫如敝屣般地抛弃我 ,也就算是我的万幸了。”说罢那泪珠又从眼中直滚出来。元璋紧搂着阎氏的纤腰用好话再三地抚慰着她。阎氏这才和颜悦色起来 ,一会儿絮絮唧唧地 ,两人逐渐说起了情语。

这天晚上 ,元璋就和阎氏在江州公署里共寝。两人自有一种说不完的恩爱之情 ,的确是一夜绸缪、情深似海了。那阎氏在薪水果真算得上是第一美女 ,的确是芙蓉其面 ,杨柳为腰 ,眉若春山 ,眼如秋水。只是有一点不妙 ,她一双脚却是莲船盈尺。所以那时的人们又称她为半截观音。偏是元璋独爱大足。连那个马娘娘以及将来封宁妃的樱桃姐姐 ,也都为八

寸金莲。元璋不喜欢纤不盈指的莲钩 ,也算是特别嗜好。他常对人说 : 妇女若纤足 ,走起路来 ,便弱不禁风 ,难看到了极点。而且将它握在手中 ,感觉像一把枯骨 ,没有丝毫趣味。还不如六寸趺(~~本~~脚背)圆 ,抚摩起来既温软又香 ,自有其无限美处。’元璋特别喜爱那阉氏的双趺。虽然他常在戎马之中 ,但当他一得空闲 ,就来同阉氏调笑 ,也时时将阉氏的双足把玩着。后来元璋登基之后 ,就晋封阉氏做了瑜妃 ,当时宫里均私下称她为半身美人儿 ,并演出了一段风流佳话来。

獠陈元璋逼死张士诚侍妾

元璋听说徐达破了高邮 ,活捉了张士诚 ,于是督着大军 ,赶到高邮来发落张士诚。谁料到元璋来时士诚却已自杀了。徐达和常遇春知道元璋将亲自来 ,赶忙出城去迎。元璋向徐达、遇春慰劳一番 ,但听到士诚已死 ,极其叹息。当下在高邮城中 ,摆设庆功宴犒赏将士。元璋和刘基、徐达等君臣谈笑风生 ,欢心痛饮。

这酒宴一直吃到月上三更 ,才欢尽人散。那时元璋已经有三分酒意 ,想到阉氏不在 ,便私叫了一个侍兵来 ,向他打听张士诚的眷属是否出署。那侍兵却很伶俐 ,笑着答道 : 她们由于没来得及逃跑 ,现在依旧逗留着。现在徐将军派兵看守着她们 ,想走也没法走了。这诚王(士诚)有五六个美妾 ,人人容貌绝佳。第六个最为出色 ,落雁沉鱼恐怕也还比不上她呢 !’元璋听了 ,不由地动了心 ,又带着酒劲 ,于是笑着对那侍兵道 : 你能带我去那儿瞧瞧吗 ?’侍兵笑道 : 你想去 ,我小心引导就是了。只是徐将军罚起来可不轻呀。’元璋翘着大拇指

说：“老徐有什么事，我一人承担就行了。”那侍兵笑了笑，去侍卫室里拿来一盏纱灯，然后点上了红烛，掌着在前领路。元璋乘着酒意未尽，向着士诚的行宫一步一步地走来。士诚于兴盛时在高邮建了行宫，嫔娥侍女也一同被蓄在宫里。

元璋与侍兵走进行宫的大门，只看到危楼插云，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果真是一座很好的宫室。一会儿已经过了中门，阶砌着白石，地上贴着红毡，越往里走越觉得精致。元璋不禁感叹道：“士诚如此作威作福，怎么会不败亡呢？”走了半晌，已是后寝殿，再往里就是宫门了。早早就看到那儿红灯高悬，有几十个兵士荷戈立着。侍兵走上去，被两个兵士挡住道：“这是哪儿，你们竟乱闯。”说着元璋已经走了过去，那两个中的一人看清了是元璋，忙过来行礼，元璋仅点点头，那侍兵便带着他溜进了宫门。

元璋望了四周，漆黑一团。即轻声问侍兵道：“怎么连灯火也没有？”侍兵笑道：“诚王在世时，这儿夜夜笙歌，真好像白天一样。如今她们逃难都未来得及，哪里顾得上什么灯不灯？”元璋听了，心中油然有了一种兴亡的感慨。两人又过几层台阶，只见一条很长的长廊被一带画栏围着。浓深的柳树植在廊的两面。那侍兵突然问元璋说：“诚王有很多宠幸的姬妾，不知往哪个宫里去？”元璋笑着说：“就是你所指的那个。”侍兵于是领着元璋到了一座嵌花的小宫前，用手指着说：“这儿就是。”元璋抬头看时，只见双扉深扃，门内悄然无声。他把侍兵手里的灯取了过来，往门上照了一下，门额上有一块写着“永福宫”三个大字的匾。元璋放了灯，在门上轻轻地拍了两下，但是没有人回答，又叩了几下，依旧没有回应，元璋焦躁起

来，便足踢拳打，擂鼓似地敲门。又过了好久，两扇门“呀”地才开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宫女半披着衣服，手上掌着小灯一盏，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半夜三更，是谁在敲人家的门？’元璋见她满面惧惊的样子，便笑着宽慰她说：‘你别慌，我是军营中的一个带兵官，闲着无聊，独自到这里来逛逛的。’那宫女哈哈冷笑着说：‘爷们要去逛，城内窑姐儿太多了，怎么来闯人家的闺阁呢？’元璋被她一句话问住了，半天不知怎么回答，只是勉强支吾着道：‘我和诚王是好朋友，现在见他家破人亡，我极为同情你们，因此来探望你们的。’那宫女准备开口说话时，元璋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直往里闯，宫女拦不住他，没办法就让元璋进去了。那侍兵将灯搁在地上，赶忙坐在宫门的槛上同那宫女闲聊起来，那宫女硬是被他拖住了。

元璋走过了宫门，感觉里面非常黑暗。只好伸着手东摸西扯的，如瞎子似地摸了进去。弯弯曲曲地也不知道转过几重，才望到一丝灯光。元璋好像碰到了救命星，赶忙向着灯光走去，却是一个金漆的朱门，踏进门时，只见画屏放在两边，转过画屏又是一个花门，可是绣幕低垂着，向里望去是妆台锦笼，牙床罗帐，大概是闺房了。那灯光便折射在妆台上。元璋壮着胆，掀起绣幕，一步跨入房里，听到一声娇问：‘翠娥！是谁在外打门呀？’元璋明白是向开门的宫女询问，于是自己一声假咳嗽，又有两个宫女从床前走过来，突然看到元璋，不约而同大吃一惊，元璋边安慰她们，边走向床前，早看见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儿坐在床上，借着灯光朝其望去，满面愁容，但不减她的妩媚。

此时那个宫女已经站在了床侧，美人于是轻启朱唇，慢慢

地说道：“俺们是亡国的眷属，深更半夜，你到这里来想干什么？”元璋连忙回答说：“我和诚王是朋友，得知大兵破了城池，便放不下心，特意来看望你们的。”美人冷冷地道：“就算你确实心怀好意，夜阑人静，男女避嫌，还是请你出去吧！”元璋听了，凑身于床前，慢慢坐来说：“我是想出去，城门这时已经关了。又值战时，夜间不方便走路，我只好在这儿坐一夜了。”那美人看到他无礼，准备站起时，元璋已经紧紧地捏住了她的一只玉腕，死活也不放下。那美人使劲挣扎，怎么也脱不了身，那翠袖拂着，透出一阵阵的兰香，元璋被熏得神魂颠倒，不禁去搂她的粉颈。那美人轻声地娇道：“请你尊重些，贱妾虽是墙花路柳，亡国余生，若是相迫，是死也不从的。”元璋见她莺声呖呖，说话柔和婉转，不由地对她产生了怜爱之心，谅她也难逃，于是就松开了手。那美人被放开了，用手整着云鬓。元璋细细观看，见她玉容上并没有涂脂粉之类，面腮儿却自然泛出红晕，这样更加显得花容月貌，娇美如仙了。

欣赏得出神时，忽见那美人直竖柳眉，杏眼生嗔，顿时媚中露出杀气。元璋特别惊诧，那美人将床边悬着的剑抽出来，嗖地抹了自己的脖子。元璋大惊，只喊了一声“哎呀”，鲜血已溅得他满身都是。那美人便噗地倒在尘埃中。元璋此时也慌了，同两个宫女去扶那美人，可惜已经是容颜似纸，香躯如绵，鲜血从喉颈上涌出来。元璋急忙扯自己的衣襟掩她的伤处，一手试探她鼻上的气息，感觉已经没气了，眼见得玉殒香消。那个宫女大声啼哭起来，元璋也忍不住泪珠直流道：“美人！是我害死了你！”说着，看到她的眼睛还睁着，其中透射出愤怒之光，元璋用自己的手为她合上眼说：“美人，放心走吧！你家

如有什么使你抛不下的事 ,我会竭力给你解决好。正说着时 ,那刚刚开门的宫女 ,听得里面的哭声 ,向侍兵挣脱了身 ,朝房中飞跑而来 ,看见主母已经死在地上 ,便俯身什么也不管 ,在血泊中大哭起来。元璋明白这宫女名叫翠娥 ,平时主婢一定非常好 ,因此如此悲恸。这时房里布满了愁云惨雾 ,元璋眼见着如此的悲伤的场面 ,也只好陪着她们流泪。正巧那侍兵也走进来瞧瞧 ,此时元璋酒已醒了 ,觉得自己太鲁莽了 ,如此好的一个美女 ,让自己活活逼死。元璋愈想愈懊恼 ,转头对那几个宫女道 :你们现在也不必悲伤了 ,大家将尸体看守着 ,明日我将带人来 ,从厚盛殓她就是。’完后 ,便同那侍兵走出宫去。

元璋径直回署 ,向那侍兵问起来。他以前是士诚的亲随 ,对宫里的宫女侍嫔以及路径 ,全都认识。元璋说道 :‘这刚自杀的美女 ,她的名字是什么 ?’那侍兵回答说 :‘她为诚王的第六妃 ,其小名为蓉儿。本来是浙江人 ,诚王破杭州时 ,将她掳掠过来的。那时 ,她不愿意相从 ,诚王要将她的父母杀掉 ,这才使她答应了 ,于是她叫诚王将她的父母释放了 ,说自己为了父母而情愿身为侍妾。诚王害怕她会变心 ,把她父母留在宫中 ,表面上算是供养 ,实际是在防备着她变心。哪知到如今就自刎了呢 ?’元璋听了侍兵一番话后 ,就一声长叹 ,回到署中 ,赏了那侍兵 ,自己回去安睡了。

第二天 ,元璋把徐达叫过来 ,向他问起张士诚的家属来 ,徐达回答说 ,我已经派兵去看守了。元璋回想起昨夜里要让那蓉儿瞑目 ,自己帮她安顿家庭的话 ,所以对徐达说道 :‘士诚的眷属 ,我不问其他的 ,只把那名蓉儿的侍妾的父母立刻给我传来。’徐达领命 ,去了不一会 ,便将一对老夫妻引进来了。只

见他们愁眉苦脸 ,泪眼模糊 ,战战兢兢地跪上阶台。元璋命令他们起身 ,和颜悦色地问道 :“你们就是蓉儿的父母吗 ?姓什么 ?你们到这儿已有多久了 ?”老夫妻俩听后 ,那老儿悲戚戚地回答说 :“小人姓卢名瑞源 ,为杭州龛人。去年的这个时候 ,诚王领兵到杭州来 ,小人正在那里探亲。我有个名为蓉儿的女儿 ,让在马上诚王看到了 ,诚王便要强娶她做自己的侍姬 ,并且将刀架在小人的颈上 ,逼迫她答应自己的要求。小人无可奈何 ,只得把女儿献给诚王 ,满以为两副老骨头自此有了依靠 ,不会再被抛弃荒郊了。哪里知道事与愿违 ,诚王让大军前来擒去杀死 ,昨天夜里 ,不知为什么女儿也自尽了。害得小人两口儿孤苦无依 ,将来不还是填身沟壑吗 ?”说完放声痛哭 ,在旁的将士们听了 ,也均为那老夫妻嗟叹。

元璋看到卢瑞源说话时很悲伤 ,另外自己又干了心虚的事 ,于是赶快安慰他道 :“士诚已败 ,你女儿已经死了 ,又不能复生了 ,你们没必要太悲哀。我与士诚也有交情 ,今日 ,他家破人亡 ,我当然非常同情他。现我已经把士诚安葬完毕了 ,你们的女儿也让我们来好好地给她盛殓 ,择地掩埋就是了。你们 ,要回杭州本乡去的话 ,我就派人送你们回老家去。如果不想回到那儿的话 ,我将为你们在这儿买一所房子 ,你们老夫妻就在此地养老吧 !”卢瑞源夫妇听了这一番话后 ,简直是百感交集 ,于是泪流满面地俯伏在地上不停地叩头说 :“小人蒙爷这样的厚恩 ,我愿一辈子跟随着爷 ,不要回乡了。”元璋笑着说 :“我们又不是长驻在此地的。”说着将沐英唤过来 ,命他帮着卢老儿去收殓他的女儿 ,并且替他选两所民房 ,另外又给两人千两库银让他们拿去养老。又私下嘱咐沐英道 :“士诚宫

里 ,有一名为翠娥的宫女 ,就在这卢老儿女儿的房中 ,你办妥事后 ,把翠娥带过来交给我 ,千万不要忘了。”沐英会意自去。

灋阌环翠娥感恩同元璋共入美梦

第二天夜里 ,元璋从城外犒军回来 ,天色早已昏黑了 ,于是命令哈什戈掌着一盏大灯 ,慢慢地踱回署来。经过二门 ,转入后堂时 ,忽然看到自己的室中灯火辉煌 ,一个浓妆艳抹的美女坐在榻上 ,看到元璋进来了 ,于是盈盈地站起身来迎接他。元璋一时摸不着头脑 ,不由地站在门前发愣 ,不敢贸然走进去。那美人却莞尔一笑 ,轻声说 :“你已经忘了我了吗 ?贱妾主母的父亲卢公 ,感爷恩高义厚 ,无法报答你 ,经沐将军的提醒 ,卢公于是命令贱妾来侍候您的。”元璋听了 ,恍然大悟说道 :“哦 ,你正是当晚的那个翠娥吗 ?”翠娥回答说 :“是。”元璋回想起自己曾嘱咐沐英 ,命令他将翠娥带来。沐英和那卢老儿说明了 ,因此将翠娥送给了他。边想着 ,边走到炕榻上坐下来。掌灯的哈什戈退出去了。

翠娥倒了一杯香茗 ,自己尝了尝 ,然后轻轻递给元璋道 :“爷 ,喝杯茶吧 !”元璋将茶杯接过来 ,手指触到翠娥的玉腕 ,感觉到她的皮肤细腻柔滑胜过阉氏。喝那茶时满杯的口脂香味 ,一阵阵地冲着鼻子而来。元璋放下茶杯 ,一手拉住翠娥的粉臂 ,使她和自己坐在炕上并肩而坐着。于是微笑着说 :“你现在多大了 ?你为什么来宫中服侍蓉儿 ?”那翠娥听了 ,不禁泪珠盈腮 ,极其悲哀地答道 :“贱妾今年才得及笄 ,可是命太苦了。从小父母就不在了 ,留下姊妹两人和一个兄弟。弱女伶仃没有依靠 ,本想投奔杭州的舅父 ,不幸遇到诚王的兵队 ,将

我姊妹掳来 ,命令我去六妃(蓉儿)房中执役。那时候诚王府中有个乳妈 ,那大妃的儿子已经长大了 ,乳妈于是回去。因为乳妈是萧邑人 ,与我家只隔一河 ,我就让乳妈把我妹子带到舅家。六妃宽容允许后 ,我妹子就与乳妈回家了 ,今日得爷搭救出幽宫 ,但愿终身不要离开 ,也为我三生之幸了。”元璋听了翠娥的话 ,不由得也为她哀叹。翠娥又微微叹道 : “想我也不是出身于小家 ,父亲吴深 ,曾做过一任参政。现在兄弟吴贞还不明下落 ,分别差不多十年了 ,如今还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元璋听了 ,不禁大吃一惊 : “吴贞是你兄弟吗 ? 他随我征讨 ,立下了不少功绩 ,现在同陈野先守在太平。这样一说 ,你们兄弟姊妹很快就可骨肉团圆了 ,确实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翠娥忙道 : “你说的是真的吗 ?”元璋一本正经地说 : “谁还骗你 ?”翠娥这才悲去喜来 ,一头倒在元璋怀里 ,要求他将来为自己做主。元璋抚慰着她说 : “你不要忧虑 ,我不会辜负你的。”说着双手抚摸起翠娥的粉腕来。翠娥赶忙缩手 ,格格地笑着说 : “怪痒的 ,真叫人不舒服。”此时听得更漏三下 ,翠娥被元璋拥倒在炕上 ,元璋说 : “夜已深了 ,我们睡吧 !”翠娥睨着元璋一笑 ,将元璋一手推开说 : “这就要睡吗 ?”说罢坐了起来 ,伸了伸懒腰 ,走下炕榻 ,卸去了钗钿 ,脱掉外面的衣服 ,露出猩红的袄裤 ,映衬着她那白嫩似雪藕的玉肤 ,更加显得妩媚动人了。元璋于是用手从炕上去牵她 ,翠娥也是半推半就 ,也就一笑入帏 ,与他共做美梦去了。

这时士诚虽克 ,他的部将叶德新、兄弟士信等却向浙江一带逃亡了 ,占据松江、杭州、嘉兴、绍兴诸郡 ,大有不可一世之概。第二天元璋起身 ,下令向浙江进兵 ,自己将翠娥带上后徐

徐进发 ,胡大海仍然为先锋官。前行兵士到了松江 ,守将王弼、周德兴、王志、陈德费等竟然开门迎降。胡大海进城 ,紧接着元璋、徐达、常遇春、刘基等一班人均到了。元璋安民完毕 ,将周德兴留下来守城 ,大军乘胜直扑嘉兴 ,诸县闻风出降。嘉兴守将王显弃城遁去。元璋攻取了嘉兴 ,命令王志镇守 ,自己同徐达、常遇春等当夜来攻杭州。

张士信得知消息后 ,领了张兴祖、叶德新、顾时、薛显、仇成、吴复、金朝兴等大员八将 ,到城外来迎敌。这边元璋的阵上 ,花云、胡大海双马齐出 ,仇成、叶德新挺械相御。才得交锋 ,突然刮起了狂风 ,士信的军马被吹得兵奔马折 ,人没法睁开眼睛 ,徐达乘着顺风之势杀过去。士信被打败了 ,兵士相互践踏 ,他慌忙地收拾败兵进城。

此夜 ,仇成、张兴祖、吴复、叶升、薛显、金朝兴、顾时等七人秘密地议论说 :“白天出兵 ,突然刮起了狂风 ,分明是天意帮助朱元璋。我们看张士信还不如士诚 ,那就更难成事了。还不如把士信缚了 ,到元璋营中投诚吧 !”七人已经打定了主意 ,来和叶德新商量 ,德新大怒道 :“你们变心了吗 ?俺食君之禄 ,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宁可断头而死 ,也决不会移志 !”说完后 ,将剑拔出来大声喝道 :“谁敢说投降 ,我就斩了谁的头 !”吴复、薛显、金朝兴一并大怒 :“我们就想投降 ,你能怎样呢 ?”叶德新仗剑来砍 ,张兴祖等七人也并力上前 ,乱刀砍向叶德新 ,将他剁死了 ,接着趁势杀入张士信府中 ,擒住了士信并家将何福、张猛 ,收拾了印绶卷宗 ,由张兴祖带头开城来向元璋投降。元璋非常高兴 ,于是张兴祖等七人被授为都司 ,传令大军整队进城。只看到旌旗对对 ,盔甲鲜明 ,画角声声 ,刀枪耀眼 ,沿路的

百姓都将香案排着 ,跪下来迎接。元璋温和地抚慰了民众一番 ,命令军士严格遵守纪律 ,不能侵犯良民 ,所以欢声雷动。

元璋平定了杭州 ,百姓也就安宁了 ,于是他同诸将设宴庆功 ,大吹大擂 ,大大小小将领欢呼跳跃。酒尽席散 ,元璋突然想起了灵隐寺是杭州的有名古刹 ,又处于西湖胜地 ,不由地很想去那儿赏游 ,于是携了翠娥 ,命令沐英做护卫 ,带领十个侍卒 ,步行朝灵隐寺而来。此时恰值初春时节 ,莺啼声声 ,微风习习 ,西子湖边 ,果然一派好景色。只见它 :

桃杏争妍 ,红紫竞馥 ;呢喃春燕 ,百啭黄莺 ;潺潺流泉 ,湾湾碧水。山头含来翠色 ,湖中满眼涟漪。高峰巉巉 ,层峦叠嶂 ,峻石崎岩 ,研磋峭壁。绿翳树荫 ,显出一片清幽 ;岚气云烟 ,更觉万点黛色。日光摇红萼 ,微风拂翠枝。看轻舟荡桨 ,玉笛声彻云霄 ;孤鹭齐飞 ,啼处几同塞北。春堤上俨如金带 ,露洲前雪练横空。柳塘里疑是桃源 ,湖亭中虹霓倒影。

元璋边游赏边赞叹不已。不一会便到了灵隐寺。寺中已经在敲鼓击钟 ,五百多位身披法衣、手中拈香的僧众远远地跪着迎接。住持清缘和尚亲自带着元璋游赏 ,走进大雄宝殿 ,只见殿宇宏敞 ,佛像尊严 ,果真同别的寺院不一样。

元璋正同翠娥看着佛像 ,突然一全身污垢的头陀向元璋走来 ,大声说 :“有缘为缘 ,无缘为孽 ,施主来做什么 ?”元璋回答说 :“有缘不为缘 ,无缘不为孽。你头陀懂些什么 ?”那头陀哈哈大笑道 :“有缘才可合 ,无缘则成孽。龙泉宝剑 ,犹染美人

碧血 ,怎么能说不为孽 ?”元璋听了 ,便回想起了蓉儿那事 ,被头陀道着隐病 ,便勃然大怒说 :“可恶 !快给我滚开 !”沐英听了 ,感忙跑过来将那头陀直推出寺门外 ,住持清缘也来向元璋赔礼。元璋经头陀一说 ,顿时特别扫兴 ,只稍稍地游览一下 ,就离开了灵隐寺 ,与翠娥、沐英自归。

二、明太祖奸淫惠妃全家

明太祖调戏小姨子

惠妃翠娥的妹子翠英从杭州来探望她的姐姐。明宫里规定 ,外戚非奉召不能入宫。惠妃于是告诉了太祖宣翠英进宫。她们姊妹相逢 ,相互倾诉离别的衷情 ,亲热不已。到了晚上 ,惠妃便留她妹子住在仁和宫中。但是又害怕皇帝来打扰 ,便吩咐了宫女 ,放下宫门的竹帘 ,将宫门外摆上一盆月季花儿 ,皇帝看见后就不会来宫了。这个暗号还是从汉朝的宫闱中传下来的。凡是嫔妃们月事来临时 ,皇帝来临幸时不便忤旨 ,只在宫门前摆一盆月季花。皇帝看了 ,就知道那妃子正月满鸿沟 ,不可以行事 ,于是就不来临幸了。明宫里也沿用了这办法 ,因此惠妃令放月季花在宫前 ,就是想拒绝皇帝。当晚 ,果然被惠妃瞒过 ,太祖经过仁和宫时并没有进去。到了第二天 ,